

下垂尙可見，面部及身軀均已殘失，在正反兩面，均有民族古文字題識（圖版貳捌，圖36、37）。又在第四洞中發現陶製模型及泥塑像之類。五、六、七洞均未出任何遺物。下層四洞除有兩洞已殘破外，有兩洞均堆積浮沙，掘下尺許，即爲乾草、蒲葦與木柴，再下層爲灶灰土，厚約三十厘米左右，灰土甚堅結，並攪雜牛羊糞及草莖，形同茶磚，掘至底除牛羊糞外，無任何遺物出現。余初疑洞內牛糞爲後人牧飼牛羊於洞中所致，但大唐西域記稱述印度之俗云：「壁以石灰爲飾，地塗牛糞爲淨」，或是當時原有此習俗。除此外，我們又在西岩濱河佛洞工作，我編爲第五組。在岩之極西頭南端，轉角過一小溝，東北行，有佛洞數十。分上、中、下三層，下層三洞濱河已殘破；中層三洞，我編爲十八、十九、二十，均在半山腰，懸岩斗壁無路可達。我是由山上下行，經行陡岩，以手拊壁，足踏岩邊徐徐移動。或繫繩於腰，以一人曳之，余以手捉繩而足踏岩，徐下約一百二十米之陡岩方達最高第一層洞窟處。再用前法而達到中層，即吾人所工作處。在十九、二十兩洞中未掘出任何物。次掘第十八洞（A）（附圖拾捌，3），係一僧侶所住之寮房。旁有甬道通正室，在正室後側仍有一複室，從正室鑿一甬道通之。洞中滿積浮沙，厚約一米。在通複室甬道口，掘現民族古文字及漢文殘紙與器物多件。有一漢文殘紙上書：「磧行軍押官楊思禮請取……。聞鎮軍庫訖被問依……」。我在遺物說明中已考出磧上爲「西」字，圖上爲「于」字，蓋磧西行軍押官楊思禮到于闐鎮軍庫押取軍械之文書（圖版柒壹，圖1）。我在遺物說明中曾推論爲唐開元間與突騎施相攻戰時所寫。同時又發現板狀木具數件，長六十餘厘米，中有長方孔，疑爲紡織機殘件。其他尚有衣飾殘件，由於與殘紙同出土，可能爲八世紀遺物。又在最上層一洞中（C）掘現民族古文字殘紙少許。乃轉向東，我訂爲三十五洞中工作。在該洞中間石壁龕橫額上鐫「寂然而靜」四大字，填以朱色，頗秀雋，疑爲唐人手筆。在西壁有用木具或金屬具所劃之牧民走馬圖，滿壁皆是（圖版貳玖、叁拾，圖39—41）。同時又刻有「惠燈堅行」、「法興」等題識，與庫木土拉C洞題識同名，必爲一人同時所題。由此洞東行約數十步爲三十六洞。係一大廟，高約四十米，分六層，亦有前後殿。據說歐洲人在前殿中掘出寫經殘紙甚多，但我則無所獲。在依東一洞即第三十六洞中（D），爲圓頂方形，洞半塞土。吾人於十二月九日在此洞中掘現一木馬足，及漢文銅錢二枚，一爲「大元寶」，「大」下當爲「曆」字，「大曆元寶」爲唐代宗大曆四年所鑄（公元七六九年）。一枚字不明。十日仍繼續發掘。又出現有民族古文字之木片二枚，破亂綢巾一捲。我們整理後，大多數是衣巾或圍幔殘片，由各色綢補綴而成。在此洞之東北約百餘步，有四洞，上下排列，皆半塞土。先掘下層，未出何物，因下層地濕不易保存，乃掘上層二洞。以樹作梯，挾繩而上，在第四洞中（E）掘出木簡數枚，兩面均書民族古文字，每簡長短、寬窄不一。有一簡版心有一圓孔，或爲繫繩之用（圖版玖壹—玖叁，圖28—32）。其形式與法人伯希和一九〇七年在鹽水溝佛洞中所掘出之木簡大致相同，彼簡經法人烈維譯出爲商隊出入